

不寬也不直，卻十分繁忙的登良路。

东登良路西
E Dengliang Rd W

悠悠登良路 慢品煙火 閒觀繁華

以人名命名的街道

1 深圳被稱作「一夜城」，城市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在當今世界絕無僅有。新的道路、街區、園林層出不窮，命名方式各異，但以人名命名的比較少見。機緣巧合，筆者在住地附近發現了一條以人名命名的街道——登良路。一開始，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條以人名命名的街道，以為「登良」可能只是為了取一個好意頭，類似「步步登高」「前程似錦」之類。後來，在南頭古城仿建的新安縣衙裏看到一塊展板，上面介紹說，南園村人吳登良出身貧寒，幼時父母雙亡，遠赴荷蘭做中餐館學徒，積攢了一點本錢後，自己開餐館。上世紀20年代初，吳登良拿出一生積蓄回家鄉辦教育，開辦了當時寶安縣惟一的洋房小學「南園小學」。除了修建校舍外，吳登良還在村邊買了10畝地，作為學校的操場。南園村人為了紀念他，在村裏立了登良碑，記載其捐資建學之事，並將操場前的馬路命名為登良路。

登良路全長3500米，大致呈東西走向，西起南園村，東至深圳人才公園。它橫穿南頭半島東半部，主要路段屬登良社區管轄。南園小學操場一帶，已闢為居住小區，名「登良花園」。登良路上設有地鐵站，與道路同名，稱「登良站」。該站是深圳地鐵2號線的車站，因臨近深圳人才公園及「蔚藍海岸」等大型住宅區，顯得十分繁忙。而登良路的得名，還有另一種說法：深圳成立經濟特區後南頭半島經過了大擴建，有關方面在修建這條街道時發現了登良碑，認為意義非凡，便以碑命名。

不管登良路實際上是怎樣得名的，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即便南園小學操場前的馬路當時真叫登良路，也一定與今天的道路格局大相逕庭。這引起了筆者極大興趣，心想裏邊一定有故事。於是，發短訊給一個在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工作的朋友，向他了解登良路及其他以人名命名街道的情況。朋友回覆說：「登良路應該是之前有個叫吳登良的華僑可能做了不少好事，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。另外，坂田那邊還有幾條用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街道，可能與華僑有關。其他地方按照國家的新規定，除以前已經命名過的老地名，都不能再用人名來命名了。」看來，在深圳街道命名系統中，登良路的確有些獨特。

「陳記三及第」解鄉愁

3 與深圳大多數街道一樣，登良路上通常也是一片車水馬龍的景象。大家的目光容易被街道兩旁密布的各式餐館、冰室、中醫診所、理療店所吸引，加上路沿上擺放着一排排或黃或綠的共享單車，讓整個街道充滿煙火氣。

信步走進一家招牌為「陳記三及第」的客家小吃店，店裏食客不多，進門就看見一對操北方口音的老年夫妻，顯然是常客。他們大聲地品評着面前的吃食，說這三及第湯和淹麵的味道，家裏怎麼都做不出來。受他們情緒感染，筆者也點了一碗三及第湯和一盤淹麵。三及第湯在客家小吃中製作算是簡單的，主要食材只有豬頸肉、豬潤（豬肝）、粉腸三樣，加些許枸杞葉，配上鹹菜、酒糟、白胡椒等調料。關鍵是食材必須新鮮，火候也要把握得當，才能做出清香、淡雅、鮮甜的口味。淹麵則是一種拌麵，用生麵煮熟，控乾水分，以豬油、炸蒜、食鹽攪拌均勻，加上肉沫，撒上蔥花，香味便撲鼻而來，入口嚼勁十足。

想必，像「陳記三及第」這樣的店名，在城市的街邊小店裏是很常見的吧。尤其是一些歷史比較悠久的城市，比如北京可能叫「×記炒肝」，成都可能叫「×記抄手」，杭州可能叫「×記定勝糕」，香港可能叫「×記魚蛋粉」……只是在深圳這座以快節奏著稱的新城市裏，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，從容地坐在一把簡易木板椅上，邊愜意地吃着某種也許存在了上千年的食品，邊悠閑地看着流動的街景，多少會覺得有些不真實。簡單的食材，親和的環境，來來往往的人流，在周邊形成一種隨意的氣氛，讓人特別放鬆，心思便天馬行空了。千百年來，人生如逆旅，北上南下，因時因地，演繹着城市的興衰和世事的無常。

走出小店，回頭看見綠底黃字的「陳記三及第」招牌沐浴在初升的陽光中，很醒目，也很親切。小店以本家姓氏冠名，不由生出幾分回家的感覺，口占一絕記之

驚天大邑起南方，五嶽三山走異鄉。
萬里鄉愁何處解，街頭一碗客家湯。

解碼小街的大氣象

5 登良地鐵站往東，差不多就是登良路的尾端了。這裏以前是一片灘塗，現在卻是全城摩天大樓最集中的地區。至此，這條小街通古達今、脈動中西的大氣象，得以淋漓盡致地表達。

從古韻悠悠的南園村出發，登良路一路向東，走過曲折，走過風雨，走過煙火，通向具有無限想象空間的深圳灣。它彷彿一條悠遠的文脈，把南頭半島的歷史與現實串聯起來。在這條文脈的搏動中暢想無限未來。又看見一片煙火人間。

吳登良是華僑，千千萬萬的吳登良，成就了這條小街

脈動中西的意象。闡蕩異域，千辛萬苦，又以平生所積回饋鄉梓，是中國海外移民的一個獨特現象。人才公園周邊，據說曾經是寶安偷渡香港最熱門的下水點，因為靠近珠江口，海水較淡，又不像大鵬灣常有鯊魚出沒，而且深圳灣（當時還稱後海灣）的邊防守衛相比梧桐山的陸路也要鬆一些，於是成了不少偷渡者的首選地。在過往，歷朝歷代，移民海外都是某種形式的偷渡。這些拚命偷渡出去的人，卻有着濃厚的故鄉情結。有學者分析，中國和蘇聯作為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，幾乎同時走上改革之路，而中國成功，蘇聯失敗，撇開其他種

因素，華僑和港澳同胞作出了不可取代的貢獻。

一條登良路，半部深圳史。在登良路以北，還有一條與之並行的街道，名「創業路」，可以看作它的姊妹路。創業路也始於南園村，起點是村東北的南園工業園，蜿蜒抵達深圳人才公園。筆者居住的小區，恰好位於兩條街道之間。經常在周邊散步，忍不住會想，這兩條相隔不過三四百米的小街，一曰登良，一曰創業，有何寓意呢？其名，崇學向善，知行合一；其勢，開放創新，昭昭未央。也許，這便是解開深圳奇跡的密碼。

港深地名故事

在通常印象中，深圳是一座不太宜居的城市。相較於這裏的「國計」很強大，「民生」則顯得羸弱。大家只關注搞錢，對生活品味不感興趣。尤其像福田、南山這些GDP大戶的城區，觸目盡是體現時代精神和國家形象的地標式建築，高大上的感覺無處不在，市民的生存空間彷彿都局限在赫然立的辦公樓和社區公寓裏，並不在街巷和社區。其實不然，市井生活無處不在，只是我們平常缺乏閑適的心態，沒有留意罷了。

木木

作者簡介

文史學者、專欄作家。北京大學博士，研究員。曾赴歐美多國遊學，出版論著、隨筆、遊記多部。在巴山蜀水間生活了24年，旅居北京、香港各16年，現供職於深圳。主要著作有《藏在地名裏的香港》《深圳十峰》《緣於行走》《文明之約》《走出荆棘林》《熱話題與冷思考》《激進溫和還是僭越》《恩格斯傳》等。

在過去與未來之間

2 登良路本身並不寬，也不直，顯得很不起眼。但這條東西向的小路，與數條南北向主幹道垂直相交，便顯出非凡的氣勢來。南山區是深圳市第一經濟強區，這些南北向的主幹道如一條條動脈血管，流淌着城市的活力。自西向東，區內依次有南新路、南山大道、南光路、南海大道、後海大道、後海濱路、南山中心路、科苑南路等，每一條都頗有來歷。西端的南新路，從南頭古城正南門向南延伸，隱約構成南頭半島中軸線。當年新安縣以南頭為縣治，古城坐東朝西，前後皆臨海，分別稱前海和後海，北靠綿延起伏的山巒，南向一片開闊地。沿南新路，分布着向南村、南園村、南山村等古村落，留下了近千年市井生活的痕跡，宛然深圳城市的後院。村與村交界處，有一些「插花」式建築，一部分屬於甲村，一部分屬於乙村。村子裏的街巷，由於數百年變遷特別是近四十年來的搭建，顯得狹窄而凌亂，不過仔細分辨仍能看出當初的脈絡。作為一個迅猛發展的現代化大都市，深圳的許多歷史記憶都被有意無意地隱藏了。或許，要真正了解深圳

究竟從何而來，體會它的多元性、立體性，還需要深入到這些古村落的肌理中去。

東端的科苑南路，起始於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，沿深圳灣蜿蜒向南，在一幢幢特色鮮明的高樓大廈間穿梭。騰訊、阿里巴巴等超級互聯網企業入駐，深圳灣總部基地、深圳灣體育中心、深圳灣文化廣場、深圳人才公園等現代化配套設施相連成廊，顯示着特區的形象、活力和發展方向，被譽為深圳的城市會客廳。要不了多久，一個以總部經濟為龍頭，集科創、文創、金融、購物等為一體的新型都市文化區，將從這裏破繭而出。

登良路居中連接兩頭，彷彿過去與未來之間的一條通道，讓人無盡遐想。於深圳這座奇跡之城而言，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貫通？它從何而來，價值何在，通向何方？為了破解這些疑問，筆者查閱有關檔案資料，但所獲不多。一是由於信息比較零散，二是有關記載偏重於政權更迭和社會變遷，很少從世態衍變、文化傳承上着墨。唯有一趟趟漫步在登良路上，從新舊雜存的建築、樹木、道路、街區中去感受和領悟。

像一本打開的小說

4 小吃店往東行，不遠處便是地鐵登良站。地鐵站位於登良路與後海濱路交匯處，對面是一個新近布置過的市民公園，屬於後海濱公園綠化帶的一部分。公園面積不大，但樹蔭草色濃郁，並安裝了簡單的運動器械和兒童娛樂設施。入口處的小草坪上，立有一尊金屬材質的現代雕塑，以流暢的線條為主體，灑脫奔放，飄逸靈動。雕塑右下方是一塊正方形說明牌，上題四句古體詩，平仄對仗並不工整，甚至不押韻，但樸實自然，生動傳神：

錦繡鵬城舒廣袖，迎風奏響春之聲。
揚帆踐行中國夢，和諧共舞正當時。

看着人行道上或疾或緩的行人，大街上偶爾駛過的摩托車，以及身旁不時冒出的共享單車，不禁改變了深圳交通只利於駕駛不利於騎行的固有印象。的確，早些年在城市規劃建設中或多或少有一種排斥單車的傾向，認為單車是落後的交通工具，深圳要打造全球標杆城市，會逐步淘汰單車。後來才發現，對絕大多數市民來說，單車是最便捷的出行工具，世界上很多現代化大都市發展了數百年，仍留給單車一席之地。

在深圳市民反覆呼籲下，政協委員聯名提出「建設單車友好型城市」的提案，經過多年努力，除了新修的單車林蔭道，原來的人行道被畫上單車專線，車水馬龍的大街路沿也鏟出豁口供單車通行。

時髦與市井，從來是相輔相成的。汽車只有交通，單車才有生活。在每一個不起眼的街頭巷尾，隱藏着這座城市的歷史，也蘊含着這座城市獨有的韻味。

深圳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移民城市，短短40年裏從30萬人發展到2000萬人。雖說來了就是深圳人，但並不意味着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弄潮兒，沒有他們的鄉愁。

只有當多種生活方式充分包容的時候，深圳的故事才算完整，才會以自己的豐富性成就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大城市。否則，無論多繁華，終究有「市」而無「城」。比如巴黎，作家Kevin Kwan認爲，它之所以偉大，就在於你走入每一

條街道都像一本打開的小說（Paris is great because every street you walk down is like an unfolding novel.）。



公園入口處金屬材質的現代雕塑。